

◀（上接 3 版）

其中,“文物大使计划”一直延续至今,已有十余年的历史,并成立了专门的文物大使协会。该“计划”主要面向13-45周岁的澳门青年,通过培训课程、导游实践及参观交流等活动,增加澳门青年对澳门历史及文化遗产的认识,开拓视野,并培养独立处事及组织领导等能力。参与者经过面试、理论课程、笔试、口试及文物赏鉴等环节,才能成为“澳门文物大使”。文物大使们主要负责接待中学师生参观澳门重要的文物建筑,仅2001年下半年,他们的接待人数就超过了1430人次(陈泽成,2008)。基于品牌项目的影响力和持续力,澳门的文化遗产保护在青年群体中拥有了一批忠实的拥趸。此外,博物馆也是连接文化遗产和公众的重要纽带。澳门最早的公立博物馆可以追溯

到1960年的“贾梅士博物馆”,以收藏中国陶瓷器和西方油画为主。目前澳门共有20余家博物馆,以公立博物馆为主,民办博物馆为辅。除综合类的澳门博物馆外,大赛车博物馆、葡萄酒博物馆、海事博物馆等专题博物馆也各具特点,其中有不少都落址在历史保护建筑之中,它们的陈列往往系统记录了这一领域在澳门的变迁史,并通过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活动和各类文化产品将相关信息向更广泛人群输出。

其四,强化“跨界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态化发展。澳门的许多人文景点分布较为分散,导致景点的人流量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2000年底,澳门文化局推出步行游览澳门的三条线路,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旅游业相结合。包括:第一条,从澳门半岛中部的议事亭前地到卢廉若公园,

游人从古城内走向古城外,以此认识澳门市中心;第二条,从望厦山到东望洋山教堂,经过早期两个重要的华人村落——望厦村和龙田村,主要游历华人寺庙;第三条,从南端的妈阁庙,到大炮台、澳门博物馆,游览葡人的早期居留地。政府希望通过线路引导使更多的澳门文化遗产被公众所了解。除“文旅结合”之外,也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更多领域的跨界合作。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之下,澳门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已陆续展开,特区政府专门成立了“文化产业委员会”,制定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规划。只是目前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还较为有限,所开发的文化衍生品存在创意与特色不足,文化阐释力薄弱等问题,尚未充分利用文创优势让澳门文化遗产的故事深入人心。此外,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转向也是特区政



大赛车博物馆

府关注的重点之一,期冀借力信息科技,做到澳门文化遗产的全信息保存、展示,以及更有效的利用。

斯宾格勒说过:“将一个城市和一座乡村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的范围和尺度,而是它与生俱来的城市精神。”厚重而独特的文化遗产是400多年澳门社会包容、凝聚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澳门的文化遗产保护

既要谋求更强劲的内生动能,也要依托更广阔的外在驱动,让澳门的城市精神与历史文化不至湮没于历史,而是焕发出永久的活力。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为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项目课题“上海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保护利用创新研究”(2019ETQ002)阶段性成果]

◆ 学人在读

孟森怎样读《朝鲜王朝实录》

余辉

孟森(1869—1937),字莼孙,号心史,常州府武进县(今常州市区)人,中国现代清史学科奠基人。早年受聘于上海南洋公学任教,旋至译学馆主持翻译事务。1902年在广西边务督办郑孝胥署中任幕僚,为郑孝胥所赏识,资送去东京政法大学学习,译有日本维新后的政法类书籍,并撰写多篇法政论文。回国后主编《东方杂志》,武昌起义后,为程德全指挥的江浙联军进攻南京起草宣言。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执行书记。1913年4月,当选为国会参议员。晚年离开政治,任教于北京大学,致力于史学研究,尤以清史为学界所称道。

《朝鲜王朝实录》(中国、日本学界早年称为《李朝实录》)记载了由朝鲜王朝(李氏朝鲜)始祖太祖到哲宗的25代472年(1392年—1863)间历史事实的年日月顺编年体汉文记录;若连最后两任君主的实录也包括在内,则包含总共27代519年(1392—1910),共1893卷,888册,总共约6400万字。

孟森与《朝鲜王朝实录》又有什么独特联系呢?孟森的幼年、青年时期是接受清王朝统治下的教育。清王朝趁明廷被农民起义军推翻,收买吴三桂,联合击溃李自成而入主中原。清廷统

治早期对广大汉族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屠杀政策,例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但是这一切都被清廷的官书讳言,包括记载清朝的早期建州女真历史的书,在清朝都是禁书。

晚清以来,清廷政治统治松动,加之国门打开,大批中国士人留学海外,国内也逐渐能接触到很多清廷严禁的书籍,比如《扬州十日记》等,都引起了国内外历史研究者的兴趣。《朝鲜王朝实录》恰好是离中国最近的朝贡国朝鲜国的史书,朝鲜王朝贯穿明清两代,加之处于东北亚核心地带,对于满清先世史以及很多明清官闱秘闻有着独到的记载。自然就引起了孟森的兴趣,他晚年一直致力于清史研究,这些邻国实录都是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

1910年,日本强力吞并朝鲜后,开始在朝鲜施行一系列殖民统治。日本对朝鲜半岛文化也开始了同化措施,原本藏之金匱的朝鲜实录也被有计划地送给日本各大学,并进行影印出版公开。京城帝国大学(现韩国首尔大学)法文学部于1929年开始筹划影印《朝鲜王朝实录》,改名《李朝实录》,1930年开始影印,1932年完成,共印三十部。当时位于北平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有一部。年轻的清华大学历史系

学生吴晗也在研究建州女真史。住在北平文津街上的人,经常看到孟森和吴晗这一老一少出入北平图书馆,而且风雨无阻(戴文葆:《月是故乡明》,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页)。孟森与吴晗要阅读和摘抄其中有关部分,晨昏晴阴,持续不辍,这需要有多大的毅力啊!

吴晗特别重视《李朝实录》,他说:“这些史料大部分是朝鲜使臣到明朝和建州地区的工作报告,很具体,很可靠,对研究明朝历史,特别是研究建州历史有极大帮助。”吴晗愿把这部书里有关中国的史料都抄录下来,后来中华书局把这些吴晗摘抄的实录笔记本以《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为题,辑录成八大册,待到1980年代出版。后孟森先生摘抄《朝鲜王朝实录》也编撰成《明元清系通纪》出版,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的一段佳话。

孟森当年阅读朝鲜实录的日历现在也已经刊行,我们可以一睹他当年阅读朝鲜实录的工作情况。孟森以《朝鲜实录检查日历》(收录《孟森遗稿彙刊》,中华书局,2014年)来命名他的工作册子,从页下可以看出“北平特别市公立第四中学”竖排格纸。孟森在封面写道:“朝鲜实录中凡称倭贼之处,日本人并不为忌讳,有所毁改,其意识远胜清代,殆时代

为之。”表现对日本重印朝鲜实录并不改窜史料的尊重,当时日本史学界以兰克为师,服膺科学史料观,大规模刊布史料,这一点也不稀见。

《朝鲜实录检查日历》从孟森阅读《朝鲜世宗实录》二十一年(明正统十年,1439)二月庚辰条开始记录,到朝鲜英宗三十九年(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结束,包括了明清易代的全部历史,跨度长达324年。每阅读完某日实录,如果有参考价值,孟森在该日的底下画三角标记。每次开始新的年份的实录阅读时,孟森也标上中国年号纪年。

孟森在《朝鲜实录检查日历》某些日期记录的旁边也会附上批语,内容或是该日重要事情的摘录,或是明廷或者清廷对该日的记载与朝鲜相异处,孟森还会把前后几日的大事简编记录下来,方便以后查询。孟森对于先清时代女真史特别关注,如他在宣祖二十年十一月乙亥记下:“李成梁助太祖声势”,天启元年九月丁未记:“名太宗为洪太主即所谓皇太极也”,这些在清朝时隐晦而敏感的话题,估计孟森也感到惊讶。

孟森不但关心《朝鲜王朝实录》中关于中国的记载,看到朝鲜国内的政治,也会随手写下批语,例如他在明宗二年九月乙亥日写

道:“其时外戚专权……摧残大臣,实录所载皆此类比”。朝鲜明宗即位时方十二岁,由文定王后垂帘听政。嘉靖七年(1528),勋旧派元老南袞死后,勋旧派势力便一蹶不振。到明宗即位时,朝中已经是士林派的天下。其时士林派分为两派,以尹任为首的大尹派和以尹元衡为首的小尹派,两派之间斗争激烈,不亚于当年士林和勋旧之争。孟森看到《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有感而发写下了这条,可见孟森之历史关怀不仅限于国内。

孟森与吴晗作为中国最早使用并利用《朝鲜王朝实录》的学者,他们在明清史研究上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们利用域外文献实录,对中国国内的记载进行校正和研究,无疑走在了明清史研究的最前列。《朝鲜王朝实录》现在被多个国家出版,韩文本、英文本接踵而至,甚至还有网络全文检索版,今日学者使用起来大为方便。但我们不能忘记孟森写作《明元清系通纪》的艰辛,孟森继承清代史家以国史(包含档案)取详年月,野史(中国与域外的)取详是非,家史取详官历,以野史家乘补档案之不足,最后在中韩两国实录之间对校,探寻历史真相。孟森治史的精神必将为后世所铭记,为世人所敬仰。